

殷栗齋集

卷七

卷八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七

論辛有伊川之感

僖二十二年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以其戒乎其礼先亡矣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論史者曰晉阮籍之裸袒稽康之頭面一月十五日不洗皆伊川被髮之比也未幾五胡之禍至矣又如漢將亡而有愁眉之飾唐將亡而有拋家之髻東晉君弱臣強民間衣小裳大皆礼先亡之謂也可知礼之存亡大足以占世變也或以遷陸渾在辛有百年之後其曰不及百年犹未足驗也雖然其事驗是矣年多少之不驗無拘也况且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以用夷礼之故則當時陸渾雖未遷而伊川之人已是戎矣豈必至氐其

穹廬其舍、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乎、總言之、華夷之名、不以地方
定之、而以礼義名之、彼其人也、效夷礼、雖居中、華文物之邦、亦不
免其為夷人也、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侏乎突厥矣、彼其人也、不
用夷礼、雖居夷狄之邦、亦不失為中國人也、十九年、掘龍牧羊于
北海之上、而何嘗少改蘇武之漢也哉、

晉陰飴甥對秦伯云必報仇寧事戎狄論

天下之可悲可泣者未有如亡國之禍者也。吾謂亡國之禍慘矣。種猶未亡、族猶未亡、如陰飴甥之對秦伯、則種族先國而亡、曰必報仇、寧事戎狄、雖託于小人之言、非其本意、而不可聽矣。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事戎狄已不可、況事之以復仇、仇必不能復、即復矣、而今日之仇、於是終、他日之仇、又於是始。宋借金滅遼、而宋滅于金、借金滅金、而宋又滅于元。事戎狄以復仇、不如不復仇之為愈。不復仇、則吾國亡、吾之中國猶存；復仇、則並吾之中國而亡之。是故史可法為有明一代之忠臣、吳三桂則中國萬年之罪子、而降臣如洪承疇者、猶藉口于殺吾君者仇、殺吾仇者君。試問今

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事我秋之福、可不為寒心乎、

衛文公負齊恩說

衛文公中興可嘉也。其對於齊桓公恩將讐報可責也。狄入衛，衛已亡矣。有齊桓公而後戴公得廬於曹，旋又城楚丘。而文公中興當何如感恩圖報？乃僖十七年桓公卒，逾年即或于宋，襄公與宋曹邾俱伐齊，伐齊以納公子昭也。桓無嫡而無虧為長，齊人立無虧，昭奔宋。宋襄託言桓有命，使立昭，其意以為立昭則齊從宋而國霸之私遂矣。宋曹邾不且責以衛藉桓之力生無以報死而即亂其長幼之分，尚為有人心乎哉？雖然，文公中興令主也，原其心未必有負恩之實，且以為報德也。見惑于宋，祇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是報德不知所報德。其報正其負恩，古今如此者多。

矣是故不可無辨義之學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桓公即有立昭之命亦亂命唯治命治命可從亂命不可從不獨子之于父為然况桓並無此亂命乃出宋襄之偽造耶
首止之會定王世子葵丘五命又曰無易樹子廢長立少當不其然噫術文誠負恩矣幸其國民猶知念恩木瓜之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念桓公之恩而責文公之負恩故為此詩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夫木瓜微物瓊琚重寶犹云未足以報况其投我有大於此者乎三百忠厚此詩尤忠厚之至矣術之得以中興中興于術君實中興于術民中興於術君之定

中實中興于衛民之木瓜凡負恩之人必福蔭其福厚之人忘怨
常有之負恩則必無矣衛民不負恩人心之不死者然也凡人施
恩莫望報受恩必須報受恩于患難之時比受恩于安常之日其
恩更大漂母之飯漁父之渡一身存亡所繫韓信伍員已厚報如
此況一國存亡所繫乎衛文之不祀晉文是無先識其負恩齊桓
是無良心無先識可諒無良心難恕雖然齊桓亦有罪焉攻其救
亡之恩有三一魯一邢一衛其能力皆可以救之未極危險之先
而必救之極危險之後以為如是則人之德我者深不如是則人
之德我者淺也卒之施德一事參以人欲之私即難逃乎天理之
公僖十八年衛文之伐齊二十二年齊孝之伐宋皆恩將讐報讀

春秋至此而人欲可鑒天理亦易明也

鄭公子蘭論

僖七年傳鄭太子華盟於寧母欲去三氏請齊伐鄭三十年鄭公子蘭奔晉從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其人賢不肖為何如卒之齊桓不許子華之請晉文許子蘭之請皆深明根本者桓文為五霸之雄不亦宜乎吾謂文尤勝桓於桓桓之不許子華管仲為之文則自行其意遂成子蘭之美雖然人之敬慕誰不如我我以忠孝感人即非英雄之主猶有動人特患不能為公子蘭不患世無晉文也齊桓不許子華子華終得罪于鄭所謂小人枉費作小人晉文許子蘭子蘭卒返國為鄭穆公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其後朱齡石不肯攻桓氏徐世勣不負李密徐晦不負楊臨賀每每為怨

家所賢而世之反覆小人必欲殺故主、蔑舊恩、以求新寵者接踵於世、禍福別自有在、徒遺真萬年耳、何乃下愚、或曰子蘭知圍鄭之不可與、亦必知伐鄭之不必從、既能請無與圍鄭、何不亦請無從伐鄭乎、曰勢不能也、晉侯出亡時、鄭文公不礼其報、鄭必欲與曹衛同、久矣、若果可以不從伐鄭、子蘭豈猶從乎、或又曰無從伐鄭、鄭蘭未之請、而即以為勢不能、可乎、請之不能、蘭雖死不從伐鄭、乃可告無罪、今從之伐鄭、而但請無與圍鄭、以請欲文公重之、并希冀其聞於鄭人、為反國之投餌、而文公與鄭人果為所欺也、此即為盜賊者入人之鄉、餘皆入屋掠刦財物、一人不入、立之門外、而謂已非盜賊、得乎、曰不同也、盜賊之立門外者、得刦於所刦

掠之財物也。子蘭之待於東者，豈亦有分贓之意乎？且晉文使蘭待於東，蘭雖從伐鄭，與未嘗從一般。比之門外盜賊，苛矣。當今之世，祇見有子華，不見有子蘭，而尚多為議論。祖國將誰賴乎？史記鄭世家則又直以蘭從晉圍鄭更宜辯。

晉重耳之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勾踐之霸心生于會稽論
士可殺不可辱古今無不抗節之聖賢有時又可辱乃可不殺古
今無不忍氣之豪傑曹沫而三敗韓信而袴下豈其所甘心者哉
特時勢使之不得不然耳且更因此激發其志氣為他日成功之
地步曹沫刳桓公而反侵地韓信歸漢高而成帝業此誠天降大
任矣然觀之天降大任之時不若觀之天將降大任之時孟子曰
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言出之孟
子而此意已發之孔子孔子所傳聞世降大任莫若戰城濮之晉
文比齊桓召陵有加矣而孔子言晉文公不曰霸業成于城濮而

曰霸心生于曹衛、曹衛及鄭之不礼、其受用勝于礼之者之狄齊、宋秦楚也、孔子所見世降大任、莫如入姑蘇之越王、句踐、數五霸者、多不數宋襄、而以越王代之矣、而孔子言越王句踐、不曰霸業成于姑蘇、而曰霸心生于會稽、會稽時越王喟然嘆曰、吾侑于此乎、大夫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美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卒如其言、是知降大任者、天實無天之非人也、霸業由天助之、霸心則人自操之、其不曰霸業而曰霸心、蓋示以無人事、不足承當天意、豪傑如是、豈知聖賢亦如是、孟子之言、重豪傑之功、名孔子之意、仍歸之聖賢之學問、故其舉晉越為言、而又曰、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

立德、不為困窮而敗節、不功名亦學問、蓋可知也、真豪傑必聖賢、
又可知也、彼晉文越勾踐者、蓋功名非學問、豪傑而未聖賢者也、
仲尼之門、羞稱五霸、今稱之言在此而意在彼、絕非王霸離用者、
盱能藉口、讀者宜善會矣、孔子所言見家語在厄篇、